

春笋

朱湘平

初春,竹园里的春笋露出尖尖叶瓣,在一片厚厚的腐烂的残枝败叶中崭露头角,嫩嫩的笋尖像是钻头,山坡上,石缝里,一往无前,甚至把压在上面的石头高高顶起。春笋在哪里冒头,就在哪里成长,如同幼年的我们,生在哪里,就长在哪里,没有选择,义无反顾。

安庆是产竹之乡,只要有山头的地方就有竹子。春风轻吻,竹园青翠欲滴,绿浪翻滚。园子里的竹笋,朝阳的长,背阴的短,像一枚枚蓄势待发的小炮弹。踏青的人,犹如进入一个弹药库,不敢轻易下脚,怕稍有不慎,就踩到草丛中冒出的笋尖儿。这时的春笋最嫩,最宜入饕。

我国食笋的历史久远,《诗经》时代,竹笋就成为食物:“其簋维何,维笋及蒲。”晋朝戴凯所著《竹谱》一书中,曾介绍过70多种竹子及不同竹笋的风味;宋代僧人赞宁在所著的《笋谱》中,记有80多个竹笋品种。竹笋不仅是一道美食,更是一种雅食,苏东坡有诗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使人瘦,无竹使人俗。若要瘦又不俗,还是天天肉烧竹。”郑板桥也言道:“江南竹笋赶鲥鱼,烂煮春风三月初。”

春笋在安庆有多种吃法,先将新鲜春笋用烧开的盐水焯一下,一是去泥土气,二是保持鲜嫩,三是易于保存。焯过的竹笋放在冰箱保鲜层能存留几天,做菜时放上几片,既能提鲜,又能起到降低胆固醇,预防冠心病的功效;竹笋还可以晒成笋干,食用时抓一把放在水里泡

一泡,同肉红烧,酥脆醇厚。

安庆人的春天有一道家常菜叫咸肉蒸春笋。做法简单,先把春笋切成片,放在碗底,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腊肉,大火蒸煮,出锅时,咸肉透明如玉,腊肉的油浸润到笋里,笋片光滑青翠,鲜咸爽口。

竹笋另有一种吃法,先把瘦肉切成丝,取腌白菜干,切成丝同笋片一道爆炒,这道菜入口爽脆,津津有味。

焖笋煲,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铺在砂锅里,放入竹笋、陈皮、豆豉,加入调料,以文火慢煮而成。熟后,竹笋绿如玉脂,脆生生的,散发出一股子清新味儿。

春笋也可以做汤,春笋入蘑菇,加入春季常见的菜薹,剥去外皮,放入一勺荤油做汤,鲜爽无比。

还有一种长在田间坝头的细竹笋,摘回家同样是焯水,切成小段,同瘦肉、豆干、黄豆、辣酱烧一大锅炸酱,在焖煮之中飘出芳香,肉的鲜,笋的脆,黄豆香,豆干绵,加上辣得爽口,令人欲罢不能,十分下饭。这道菜做成后,可以分装在小瓶里,既能送亲戚朋友分享,也可用来慢慢品尝。

家乡的清晨,云雾蒸腾,几位挖春笋的妇人,远远望去,就隐在云里了。

而当映山红渐渐褪去红裳,春光渐老时,再打开那瓶春笋炸酱和饭入胃,春的气息就回荡在口齿肠胃间了。



和和美 盛英谢 画

村里的店

汪赛良

我脚上的血脉有点不畅通,冬天一冷,脚指头沾地时就疼。昨天下班早,我就去村里的足疗店洗了个脚。

我住在北京南六环外的一个村庄,这里没有城中村的脏乱,到处都很干净,当然人也沒有城中村的多。我喜欢这种清静,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年多了。这家足疗店去年冬天还在村部边的那条小街上,现在搬到胡同里了,与小街上相比,这里闭塞得多,我是那天去公交车站为了抄近道才发现的。

足疗店里一男一女,估计是两口子吧,去年我洗脚的时候也是他们俩在。他们看上去都四十多岁的样子,不过今年这女人脸上的皮肤明显比去年好看了一些,估计是做过美容处理。看她的指甲也养长了,上面涂着红色的指甲油,还点缀着亮亮的小晶晶。

泡脚的时候,我们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,那男人在捣鼓着手机,女人在网上买东西,问男人一包袜子五双,19块钱一包,一双合多少钱。男人也不回她的话,问我会不会用手机链接屋外的摄像头。

做足底按摩的时候女人就跟男人说,你去给做吧。男人说我不行,还是你来吧。我说这可不是男人干的活。女人说男人会干什么?这句话她似乎不是在跟我说,是在自言自语。

女人问我,力量合适吗?我说可以,就是你的指甲划得有点疼。男人说干这活就不适合养长指甲。女人不说话,剃了男人一眼,脸就沉了下来。见女人不开心,男人就拿起拖把开始拖地。

这家足疗店之前在小街上的时候,隔壁是一家理发店,也是两口子开的,不过那两口子年轻,都是三十刚出头的样子,还带着一个欢蹦乱跳的小闺女。每次我去理发时都是男人洗头,女人理发。

最近这次我去理发的时候,他们家小闺女就赖在我椅子边上的地上玩布娃娃,一边用手拍打着一边学着大人的样子训话:叫你不听话,我把你的小耳朵都揪掉……她妈妈理发转到她边上的时候,估计是嫌她挡了道,一脚就把她的布娃娃踢飞了。小闺女就哭,坐在地上蹬着两条腿。那男的就说,你怎么惹她呢?你傻呀?女人面无表情,说我就是傻,我不傻会嫁给你吗?

我有几个同事都是五十多岁,他们的孩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我们平时闲聊偶尔会谈些年轻人婚嫁的事。今天晚上不知谁牵的头,我们又聊到这个话题上了。

老罗说现在男多女少,年轻人娶老婆真难;老桂说不光是男多女少,还有好多女孩子不愿意结婚呢,大龄男青年多,大龄女青年也不少;老徐说现在的女人不愿意结婚,离婚率居高不下,都是因为女人在经济上对男人没有了依赖,有些家庭里女人比男人还能干,所以好多女人都想通了,与其嫁个不中干的男人让他拖累,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

那山,那村,那春雨

鲁珉

一场春雨如期而至,滴滴答答敲着窗台。推开窗,远处如丝的春雨,犹如一根根琴弦,连接着天与地。或许这雨,就是在弹奏一支春的圆舞曲。

透过这如弦的春雨,想起那个叫作故乡的地方。这春雨,是否也滴在小山村的老屋前的梧桐树上,弹奏的是一曲《游子归》么?

还是在小山村的时候,下雨的日子,一个人,总是喜欢坐在老屋前的凉亭子,斜靠在亭子里的石条凳上,让春风轻拂脸颊,读一本不知读过多少次的书,偶尔会抬起头来,望见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在雨中摇曳着。

若能有春雨一直下,那将是最好不过了。雨下得久了,山沟、小溪便有流水了。听着哗哗向山下流去的溪水,似乎也夹带着春的讯息和庄稼人的希冀,直向远方。

透过雨幕,隐隐地看见远近大大小小的山峰,远青近黛,映衬着小河的黑白记忆,将小山村的山水绘成一幅动感的水墨画卷。

浙沥的春雨里,一位老农头戴已经很少见的斗笠,身披雨衣,牵着一头老黄牛,向田间走去。立春过后,就是育秧时节,那老农应该

是趁着充足的雨水,去犁那块不能机耕的小小水田吧。

春雨里不时有行人匆匆而过。生活在山村的人们,并没有感觉到身边的风景是那样美,更不觉得他们就是这幅山水画中的主题。飘飘洒洒的小雨已经将本就清晰的小山村,洗涤得更是一尘不染,行走其中,宛如

一幅动感的画。

风起雨落,闭目聆听,雨中传来远处松林发出的轻轻涛声。透过雨帘,仿佛看到碧绿的田野上,春花正在悄悄盛开,弥漫着醉人的芳香。

如此的春雨,唯小山村才会有。雨色映衬着小小山村,听不见鸡鸣,闻不见狗吠,静静地,只有微风中雨落的声音。房前屋后的迎春花开始吐蕾了。再过些时日,迎春花便会成为这里的主角。

远处的山林,经过一个冬,虽有些黄枯,但仍有松树柏树这样的常青树,将山野装点成绿色。极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,透过雨雾,画上好像还有一团团绿渍在滴。雨雾中错落的红砖青瓦农家,在春的气息中散发着新的味道,小山村任由小雨在轻轻地,细细地梳洗着、打扮着。

今年春节,回到乡下山村的老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,还是那一排梧桐树。那棵老梧桐树还在,而且周围又多了好些小树,生机勃勃地在风上站立着。回想这些年,总是重复地梦见那棵老梧桐树,说给老爸听了,他让我在大年三十团年饭前,去树下烧三支香,说我和那棵树有缘。

常在梦里,依着蒙蒙雨丝,走进如画般的小山村。老屋前池塘里的接天莲叶,还有那人面相映红的桃花,屋后山梁上的映山红,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,都还要等一段时间才会登场。这些花开前的寂静,都是小山村四季轮回的步点,少不得。

“我潜心默祷,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,响下去,永远也不停。”季羡林的话语也随着春雨淋了下来。或许,不论是大师,还是凡人,都是喜雨的,特别是春天的小雨。

那山,那村,那春雨,勾勒出一幅春天的画卷。春雨在天地间肆意地演绎着,等待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,与人共享着这春和景明的盛世。

